



时下,黄金时段的国产电视剧常常是以谍战、抗战、枪战剧为主,类似的情节,雷同的服装,失真的场景,肤浅的表演,实在是乏善可陈。不过,上视综合频道刚刚播完的一部电视剧却让人刮目相看,这就是《西柏坡的警钟》。剧名很“主旋律”,主题是反腐,讲述的是“开国反腐第一战”的故事。这部名字听上去不怎么吸引人,而且没有流量明星、没有网络炒作的电视剧,却出人意料地耐看,成为一部靠实力取胜的匠心之作,在观众中收获了口碑。

刘青山张子善案,当年轰动一时。刘、张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贪”,至今已近70年,很多国人对这两个名字依然有印象。据资料记载,刘青山、张子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曾立下赫赫功勋,解放后被委以重任,分别担任天津地委书记和专员。然而,在和平的环境里,他们在不法商人的诱惑、拉拢下,在1950年至1951年间,以盗窃国家救灾粮、治河专款,克扣民工粮、机场建筑款,骗取国家银行贷款等方式,共贪得赃款171亿元(旧人民币),此外还勾结奸商,使国家财产损失21亿元。1952年2月刘、张被判处死刑。他们当时贪腐的171亿元旧币价值多少?可以买十架战斗机。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处理的一个反腐大案,中央非常重视,毛主席也曾对此案作出指示: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二十个、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尽管这一案件在历史上意义重大,影响巨大,但影视作品从未涉及过。选择这样一个真实案件是很有挑战性的。主人公是两个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高级官员,不能“戏说”,同时,剧中还有不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桥段,更需要极其严谨。但这又是一部电视剧,而非纪录片,如何在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中找到平衡?看得出,编剧蔡德华、导演汪锡宏做了大量的功课,认真还原了历史事件,精心塑造人物,艺术地再现了一幅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历史画卷。

全剧主线有两条:一条是刘青山、张美玉如何在金九、张美玉等不法商人的糖衣炮弹下,一步一步滑入泥潭;另一条是以雷克俭为代表正直的党员干部和他们之间的斗争。男主角雷克俭历史上真有其人(非同名),不过进行了艺术加工。雷克俭是刘的老战友,好兄弟,曾有着深厚的情谊,他不赞同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心甘情愿为他们受过,为的是能唤醒他们,但反而遭到打压,最后又是他作为纪委干部,亲手把两人带走。剧情因此一波三折,真实可信,其间,还反映了开国大典、天津治河、政府救

警钟为谁而鸣?

◆ 邵宁

市等重大事件。全剧集中了一群实力派好演员。演员黄勐、任帅分别饰演刘青山和张子善,不仅在外形上与原型有几份相像,还把两人由“人民功臣”到“人民公敌”的演变过程以及复杂的心理活动,抽丝剥茧地揭示了出来,发人深省。雷克俭扮演者是飞天奖最佳男演员张桐,刚出道时曾在《亮剑》中饰演魏和尚一角,给人印象深刻。在这部剧中,他的神态、眼神活脱脱一位“眼里容不下沙子”的“雷队长”。扮演民主人士、爱国资本家唐子成的老戏骨寇振海,扮演组织部长和纪委书记焦芳的刘琳,沉稳自然,都为整出戏加分。大结局中的一场戏令人印象深刻。刘青山、张子善身陷囹圄仍不认罪。在最后的日子里,耿大爷带着位老大娘来看他们,这位在战争中牺牲了儿子、掩护过他们的老大娘带来了一大包布鞋和一袋红枣。看到泪流满面的老大娘,听着她掏心窝的话,摸着老人亲手做的布鞋,嚼着自己种的红枣,刘青山终于悔悟,嚎啕大哭:是自己忘记了养儿育女的百姓,忘记了来时的路……在这场戏中,黄勐的表演丝丝入扣,水到渠成。

值得称道的是,这部剧在细节上追求真实,人物的语言,以及服装、道具都符合当时的特征,能反映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时代气息,让人迅速入戏。不过,与前面提到的角色相比,几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形象显得有些逊色。黄海冰在剧中饰演毛泽东,尽管此前他已在《东方战场》《热血军旗》等电视剧中饰演过这一角色,然而,1950年前后的毛主席已年过半百,黄海冰的年龄、身材距离较大,尽管下了功夫化妆,并配上了湖南方言,但每次出场还是让观众很出戏。同样,扮演周恩来的演员,似也未能做到神形兼备。事实上,这也是相当多的同类影视剧都存在的问题,如何选对演员,演好伟人,是一个重要课题。

这部电视剧原名《西柏坡的回声》,播出前改为《西柏坡的警钟》。1949年春,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离开西柏坡时,将进京执政视为“进京赶考”,决心不当李自成,希望“考”出好成绩。“警钟”两字,改得恰当。它敲响在70年前,但在今天依然有着观照现实的强大力量。历史总是相似的。贪婪是人性的弱点。刘青山、张子善的起伏人生,和今天那些落马官员,也有着很多相似之处——正是“忘记了来时的路”,背离了初心,才一个接一个走上了不归路。反腐,永远在路上。



扫一扫请关注“新民艺评”

少女安的“奥德赛”

◆ 朱光

若是以“音乐剧”来形容《流浪之歌》,未免是对“音乐剧”这个词的升维夸赞;若是以“音乐戏剧”来形容《流浪之歌》,未免平实朴素到“就事论事”而隐去了其内涵——其实,由摄影师安娜依斯·马田发起、擅长绘画的演员闫楠导演,中国民谣“顶流”人物万晓利、小河、张玮玮、郭龙等一起创作演出,在上汽·上海文化广场首演的《流浪之歌》,是“游吟诗人”汇聚而成的“诗剧”——那是戏剧在文艺复兴前就有的模样。

文艺复兴时期流传至今的诗剧代表作是歌德的《浮士德》,而莎士比亚的戏剧其实也都是“十四行诗”构成诗剧。再往前推,西方历史上第一本戏剧理论著作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

什么是音乐剧?那是20世纪初,美国人发明的以音乐推动叙事的商业戏剧。音乐剧比起诗剧,“小”2800多岁。所以,该剧的专业创作团队绝不会以“音乐剧”自称,而是改为“音乐戏剧”这个中性表达。但是,看完整台演出之后,不能忽视其“游吟诗人”般的流浪诗意。

该剧呈现了少女安(安娜依斯·马田饰演)为寻找理想中的“云之岛”而在旅途中遇到了“孤独鸟”(万晓利饰),彼此对立又和谐的“双胞胎兄弟”(张玮玮、郭龙饰)、“疯子”(小河饰)等之后产生的哲思与遐想——以音乐、歌曲进行表达。这个“很久很久以后”的故事,发生在冰雪消融、土地被海水分割为一个个小岛之时。这本身就是一个充满隐喻、象征的旅程,且适合全年龄段、任何文化层次的人看——孩子可以从中看到“那是多萝西的《绿野仙踪》”,大人可以从中看到“少女安的《奥德赛》”。人生,就是一场旅程——这是文学作品常见的意象。

民谣歌手,就是当代的“游吟诗人”。11世纪起兴盛的这个职业,最初诞生于法国,多为骑士、贵族以及平民艺术家担任——他们一边弹唱着传奇故事,一边游走于各地。贵族支持他们把那些辉煌战绩、家族荣耀、浪漫爱情等



创作成叙事性诗歌,并谱曲,“巡演”、传播于五湖四海……如今,“游吟诗人”的传播功能削弱、艺术审美提升,但资助方依然极少——如果碰上乱世,诞生的就是瞎子阿炳;好在生逢盛世,那么我们当代的“游吟诗人”——民谣歌手,依然靠手艺吃饭,保有了流浪四方的气质和追求理想的诗意。

坊间有戏言——“女生与前男友之间隔着一万个民谣歌手”,颇有一些民谣歌手女粉丝是被大学里的前男友引入民谣爱好者的行列,但往往大学毕业后,终因现实问题的打击,转而与诗意万分但金钱不足的男友分手。因而,民谣歌手也是“诗意前男友”的“叠影”,是女生心目中暗藏一个小抽屉里不忍碰触的破碎过的心。

好在,贵华戏剧让这些理想在舞台上活了起来,让我们“只有云知道”的遍寻不到的“云之岛”,暂时浮现。

无关性别 唯有作品留其名

◆ 徐佳和

近几日,接连看了不少女性艺术家的展览,也聆听了多场关于女性艺术的研讨会,笔者发现,在这些以男性评论家、艺术家为主导的讨论中,女性艺术家本身关于创作的话语却十分醒目地缺席了。

1971年琳达·诺克林(Linda Nochlin)发表《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女艺术家》这篇文章后,西方开展了一次对女性艺术的大讨论。中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之间,也开始认同并审视自身,“女性艺术”自九十年代到现在遍地开花,都是在时代的发展中持续前进。中国女性艺术兴起至今不到三十年间,热议不断,真是因为女性意识到自己是“女性”,做出了改变,成为热议话题。男性与女性对这个世界的感知、经验以及思维都不尽相同,这种差异性正是女性艺术发起的基石。

诚然,已故女性艺术家如潘玉良者,已经无法开口再与世人辩个明白,但是那些仍然在艺术之途上跋涉与探索的女艺术家相信她们更希望评论家、策展人所代表的圈内人士,以及看个热闹的大众,目光所及之处是她们倾注心血创作的作品,而非那些茶余饭后充作谈资的逸事。

站在大众传播的视角,“传说”与逸事固然可以为一位艺术家增色,使他们的形象立体而丰满,可是,没有一位艺术家可以顶着艺术家的头衔,分明没有一件拿得出手的作品,却生生不息地活在八卦传说里。男艺术家如是,女艺术家亦如是。几十年前的“名媛”为排解心中烦闷拾起画笔,即使擎着名师打好的稿子进入了美术专业机构,但依然无一件令人难以忘怀的画作。那么,在人们的记忆中,在文字记载中,她只是个名媛,绝无可能跻身于女画家的

行列,也无可能在艺术史留下芳名。

长时间以来中国的女性或许处在一种较为“被动”的位置,她们被规定、约束,多以优雅、柔美的面貌出现在形形色色的艺术作品中;在美术领域里,中国古代几乎没有专门从事美术创作的女画家,偶有女性绘画赋诗,能表现独立人格价值更是凤毛麟角。今天的女性艺术表现出来的特征却是多种多样的,她们在柔情似水的同时,凸显了生命的本能、欲望以及张力。女性艺术家对自我世界的关照分很多层次,因为有太多意识可以去表达。生命意识以及与此相关的身体、繁衍、体验、感觉等心理,这些内心世界都是艺术家创作的情感基础。

中国女性艺术具备自己的特点,她们在观念上、创作方式上比前辈女艺术家更自由,吸收了较多的西方女性艺术的观念和样式,摆脱了传统艺术的习惯程式。比如,喻红的绘画作品将人物从复杂的背景中抽离出来进行一种情绪的表达;林天苗用线缠绕物体的作品,显露出对被规定的女性身份的不满和怨愤;雕塑家张新把希腊神话里的女妖形象挪用到了中国现场,体现了当代雕塑的动词性质……

时光已经进步到了2020年,如果我们在谈论女艺术家的时候,依然不能把关注点从她们的情爱史、社会关系史中脱离解放出来,我们真的是愧对如陈佩秋这样优秀、独立的女艺术家——终其一生,她都在摆脱谢稚柳先生在艺术上对她的影响。“他是我,我是我”,而且陈佩秋认为,艺术创作不问男女,生性倔强的她并不喜欢人们习惯中所称的“女艺术家”,“为什么不介绍男画家:这是杰出的男画家?!”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唯有作品留其名。